

探险勇士

唐燕能
编著

儿童时代社



中华子书丛书



冰心

海天出版社

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关心这年轻的一代，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去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

宋庆龄

中华民族的希望（代序）

杜淑贞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祖国母亲拥有着广袤丰饶的田野，雄伟壮丽的河山，璀璨夺目的文化，宽阔厚实的胸怀……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对她，我们怎能不深怀眷恋？！

我们的祖国又曾经：在危难中挣扎抗争，在贫困中巍然不屈，在孱弱中发愤图强，在威胁中砥柱中流，在血泊中搏击奋起。这一切，我们又怎能淡然忘却？！

为了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又有多少先辈旦夕劬劳，殚精竭虑，舍生忘死，沥胆披肝。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引为学习的楷模？！

世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是世界瑰宝，是东方明珠，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精彩纷呈，蔚为大观，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卓越贡献，怎能不使每个中华子孙

引以自豪?!

“中华子孙丛书”以生动有趣的文笔，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我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英雄豪杰、名山大川、建设成就、学者专家、民风民俗、能工巧匠、异花珍禽，使我们对自己的祖国，有个具体清晰的认识，从而当好国家的小主人。

这部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和苦难史，屈辱史和斗争史，发展史和腾飞史。作为矫健的中国少年，有为的中华子孙，跨越世纪的建设祖国的生力军和古老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只有对祖国了解得更多，才会对她爱得更深沉，捍卫她更坚决，更加迫切地为她的振兴而奋斗!

但是，曾经有人这样说：千年的中华历史，不过是缓慢、停滞的一页；也有人说，悠久的中华古国，不过是个封建、落后、愚昧的王国；还有人说，辉煌的中华文化，不过是个沉重的包袱，背上这个包袱就无法前进。他们断言，如果不向西方化的道路走去，中国就只会没落和沉沦。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恰恰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时刻，无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非是想制造舆论，企图让改革开放的巨轮改变方向，让帝国

主义、洋奴买办和达官富豪重新踩在我们的头上。当然我们不会答应，也不能上当。那末，为什么说这种论调是荒谬的，应该用哪些确凿的事实来给予驳斥呢？如果读者能够耐心地阅读这套丛书，就一定可以从中找到有力的答案。

穿越过历史的烟尘，历经了千难万劫，中华民族却由衰到兴，由弱到强；由分而合，由散而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当今世界上，使人刮目相看。人们岂能不承认她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这个优秀民族需要优秀的子孙，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一代优于一代。他们继承前人而又大大超越前人，他们将沿着自己选定的正确道路，坚定地、刚毅地一步一步走向前去。

1991年9月

目 录

寻找“野人”的足迹	(1)
在南极的日日夜夜	(35)
大江的儿子	(66)
攀登者之歌	(90)
后 记	(121)

寻找“野人”的足迹

“野人”之谜

“野人”和飞碟、尼斯怪兽以及百慕大三角洲，被称为“世界四大谜”。

一年前，李明刚念初中的时候，他曾在爸爸珍藏的一本旧杂志上，读到过一则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原始森林中发现“野人”的消息。从此，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注意中国科学家对中国“野人”的考察情况，并搜集有关“野人”的各种资料。

李明和邻居家的孩子王晓东，从小生活在一起，又是同班同学，两人特别友好。在李明的影响下，王晓东也成了“野人”迷。

一天，王晓东一大早就跑来告诉李明：杨辉叔叔回到上海度假来了。李明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

杨辉是王晓东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曾数次参加过神农架、西藏、贵州等



在神农架无名峰休息时看见了“野人”

地考察“野人”的活动，如今，他已是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成员。对于孩子们来说，杨叔叔回上海休假，当然是一次深入了解“野人”情况的绝好机会。于是，李明二话没说，拉着王晓东，又邀了另一个女同学佳佳，一起往杨叔叔家里登门造访。

杨辉在家里热情款待了这几位“野人”专题兴趣小组的成员。一会儿，话题就转到了孩子们所关心的问题。

“叔叔，您亲眼看见过‘野人’吗？”李明迫不及待地问道。

杨辉略一思索，便笑着说：“是的，我确实见过‘野人’。”他望着孩子们瞪得大大的、惊异的眼睛，慢悠悠地解释道，“可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之前，我不能说我所见到的‘野人’就是真正的‘野人’。这就像当前世界上成千上万名飞碟目击者一样，他们都声称自己见过飞碟。由于拿不出充分的证据，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目击者。直至今天，在尚未捕获飞碟之前，都不能肯定说是谁真正发现了飞碟。不然的话，它早就不是许多科学家殚精竭虑以求揭晓的世界之谜了。同样的情况是，我不能断言我和其他考察队员所见到的‘野人’就是真正的‘野人’，它仍然是我们当代科学工作者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您到底有没有遇见过‘野人’呢？”孩子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好吧，”为了不让孩子们扫兴，杨辉摸了摸胡子说道，“我就说说在神农架与‘野人’的一次遭遇吧。那是在1981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名考察队员在神农架林区无名峰东南海拔2500米左右的一个半封闭的原始森林中进行考察。15时左右，我和同事们在山梁休息，突然间，樊井泉同志看到对面山腰有一个两脚站立、身材高大的红棕色毛的人形动物，从底部向山顶走去。‘你们看那是什么？’樊井泉喊道。‘野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樊井泉正说话时，那‘野人’还停下来回头向山这边张望，然后才向上走进丛林。

“当时，我和另一名考察队员以最快的速度朝‘野人’的方向追去，但没跑上200米的路程，那‘野人’已经走到山顶，隐没在冷杉林中了。”

王晓东惊叹地说：“‘野人’跑得多快啊！”

“是的。‘野人’从被发现到消失，所走的路程经测量是800米。也就是说，‘野人’的行走速度比我们跑步还快4倍哩！”

杨辉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们望着他，显得很不足。

“叔叔，神农架的‘野人’是什么样子？”

“‘野人’在丛林中怎么生活呢？”

“‘野人’会说话吗？”

面对像连珠炮似的向他发来的问题，杨辉颇有点应接不暇了。

“孩子们，要是你们有机会跟叔叔一起去神农架考察，那么，大自然就能很好地回答你们提出的这许多问题。”

不料，杨辉这句颇具幽默意味的话语一出口，孩子们却信以为真地一下嚷开了：

“叔叔说话要算数，今年暑假就带我们去神农架！”

“对，我们一起去神农架探险！”……

孩子们的热情使杨辉深受感动。他想，今年科学院刚巧有一个新的科研项目，需要他再次去湖北神农架一带考察，如果8、9月间去那里，这倒是一个机会。于是，杨辉说道：“孩子们，去神农架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里都是深山老林，夜间还有野兽出没，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齐声回答。

“这样吧，回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去探险！”

“好！”孩子们高兴得鼓起掌来。

小分队出发了

8月底，学校放暑假了。杨辉带着李明、王

晓东、佳佳，一行4人，从上海出发，乘长江轮上溯。他们计划从武汉搭汽车去神农架。

在船上，孩子们饱览了长江两岸的风光秀色：那有如巨舰般停泊在江中的焦山，那一片葱绿的百瓜洲，那鹰隼似的突兀江面的燕子矶，那奇崛的白云缭绕的庐山，那雄伟的长江大桥，都令孩子们惊叹不已。而且杨辉对这些景点十分熟悉，他能如数家珍似的娓娓讲出许多有趣的动人故事。

此时，虽说已过处暑，但天气依然闷热难忍。晚上，杨辉和孩子们来到甲板上纳凉，一任江风吹拂，感觉十分快意。在闲聊中，李明又扯到了“野人”的话题，他问杨辉：“叔叔，‘野人’究竟属于类人猿的一种，还是比它高级的灵长类动物？”

杨辉望着远处一闪一灭的航标灯说：“我个人以为，它可能属于稀有的种属不明的生物。科学家中，有的称它为‘野人’，有的称它为‘野猿’。由于至今没有得到它的实物及照片，因而不能断定它属于哪一种生物，似乎不可能有低智能的人类存在。人类已发展到智人阶段，倘若还有现代‘野人’存在，那么，这在生物研究史上无疑是件大事，意义重大。

“从我们多年的考察、研究的情况来看，‘野人’是远远超过现代类人猿的一种生物。恩格斯

论证从猿到人时，把‘直立行走’看作‘从猿猴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目前世界上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这些现代类人猿，虽然都能直立起来，但单凭两脚向前移动，非常不灵便。而‘野人’却能行走如飞，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它们了。这是否意味着‘野人’的手已从行走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了呢？”

“这么说，‘野人’和人倒是十分相似了。”王晓东在一旁说道。

杨辉点点头说：“兴许能这么说吧。因此，一旦神秘的‘野人’被获得并送入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一定会从它身上得到许许多多至今人们仍未知的非常有用的信息。‘野人’这一活化石不仅在哲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应用人类学上也有着巨大价值。”

佳佳忽闪着一对可爱的大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道：“难道‘野人’对我们人类还有用处？”

“是的。”杨辉答道。“这是因为‘野人’在体质及生理方面与人类非常接近。某研究机关对‘野人’的毛发的研究表明，‘野人’的进化地位介于高级猿类与人类之间，它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极为密切，这就提供了利用‘野人’的器官代替人类失去功能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可能。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需要更多的供移植的器官，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十分有限，这种器

官供求的紧张关系，严重地限制了许多患者的康复。如若得到‘野人’，人们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对‘野人’进行大规模的繁殖饲养，这无疑就是‘生物工厂’或‘器官库’。这便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器官供求关系，为器官移植科学开辟光明的前景，从而给许许多多已到死亡边缘的患者带来新生的希望。

“另外，根据‘野人’臂力巨大，反应敏捷，奔跑快速及高度的跳跃、攀登能力，可以设想，只要适当地加以训练，‘野人’便可以代替人类去完成那些危险性极大或人力所不及的工作任务，例如在各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爆破、通讯、消防、救护等等。有人推测‘野人’还可能有‘潜身’等特异功能。果真如此，那么‘野人’便可训练成为军事上或刑侦上出色的侦察员。这种设想，未必是荒诞不经的。”

杨辉讲到应用人类学的前景，自己显然激动起来。孩子们一个个张着嘴巴，听得入迷了。

入夜了。杨辉、王晓东、佳佳都回船舱休息，唯独李明仍然留在甲板上。他手扶舷边的栏杆，望着大江上空满天的星斗，想得很多，很多……

目 击 者 的 叙 述

他们一行 4 人来到神农架已有 5 天了。在

当地政府的安排下，住在一个山民家里。每天早出晚归，翻山越岭，出没于原始森林。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毗邻四川省。这里海拔 3000 米，到处是层峦叠嶂，茫茫林海。当他们爬上一个山头，极目远眺，只见群峰有如一块块巨大的碧绿宝石，在阳光照耀下显示出千姿百态，乳白色的云雾像浩渺的大海，波涛起伏。真是仙境般的地方！

然而，他们天天爬山涉水，却连“野人”的影子都没有见着。王晓东和佳佳似乎有些泄气了。李明却一声不吭，跟在杨辉后面，不时留意观察四周的动静。

一天，他们来到了海拔 700 多米高的房县桥上乡。他们首先采访了清溪沟大队的殷某。因为据乡政府介绍，殷某曾与野人遭遇过。

殷某见了客人非常高兴，他沏了浓酤的乌龙茶招待客人，自己呷了一口茶水，润润嗓子，打开了话匣子：“那还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一天，我吃完早饭便上海拔 1000 多米的青龙寨山上砍葛藤，忽然听到坡下有响声，以为别人也来砍葛藤，我喊：‘哪一个？’没人回答。我又开玩笑地喊：‘哪个给我作伴来呀？’还是没人回答。往坡下一看，只见一个直立行走、满身白麻色毛的‘野人’快步走到我跟前了。我吓了一跳，退后了一步，想让这怪物顺山岭小道走过去。没想到，

这‘野人’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右胳膊。我想：‘坏了，它要抓我！山上就我一个人，只有跟他拚了！’我立即用左手抓住了‘野人’的长头发，右手抓着镰刀，用尽全身力气，向‘野人’的胳膊上砍去，‘野人’一使劲，我抓掉它一把头发，只见‘野人’猛地把头一摆，‘哇！哇！’地叫着，向山上跑去了。我怕它的同伙都来，连忙转身沿山坡钻过树丛跑回家，连山路也没敢走。当时，我已经40多岁，但以前从没见过，说它是野兽，它却用两脚走路；说它是人，但它浑身都长毛。”

辞别了殷某，杨辉又带孩子们访问了回龙乡19大队的耕牛饲养员朱某。朱某回忆说：“那天中午，我靠在路边打瞌睡，4头牛在背后，我刚要睡着，牛铃的响声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看，一个满身棕色毛人站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心想，那一定就是别人讲的‘野人’！我放牛时带着一支小土枪，准备打个小野物。这时，我拿起土枪对着它，想把它吓走。可是，它不但不走，反而用手抓住枪管。我用力拉枪拉不动，用力推也推不动。一扣扳机‘砰’地放了一枪，但没打中它。它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嘴张得很大，我心更慌，喊人也喊不到。后来用尽全身力气猛把枪往前一推，它倒下去了，但还是死抓住枪不放，把我也拖倒了。我爬起来，它也爬起来，还抓住枪，我吓得腿软，心想这回自己没命了！没想到在我

身后的那头黑牛竟哼着气把头一低，向那‘野人’顶去，‘野人’这才把枪丢下，跑了几步，又回头看我。我趁机拿起枪往山下跑。后来队长派了4个人打着锣上山，才把4头牛找回来。”

“为什么打锣？”佳佳好奇地问饲养员。

朱某说：“人们都说‘野人’怕打锣。”

在访问结束之后回来的路上，杨辉对孩子们说：“殷、朱俩人与‘野人’相遇，都是在房县的高山乡，这里与神农架林区相连，同属神农架山系。广义地说，这里的‘野人’也可以称为‘神农架野人’。”

“但是，这毕竟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发现的。”李明在一边强调说。

“那么，在神农架主峰周围，海拔2000米至3000多米的高山地区，有没有‘野人’呢？”王晓东说出了大伙儿的疑问。

“改天让我们去那儿寻找‘野人’的足迹吧！”杨辉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

可 怕 的 脚 印

次日，清早。小分队就从所在地出发了。约摸走了3个多小时，他们来到了神农架区红花朵农场黄鳝沟附近，大家都走累了，便在山坡上休息。